

新科人文和科學學科博士在學術界謀教職機會渺茫

一、對剛從研究所畢業獲有哲學、英文、現代語言學等博士學位的人來說，目前的就業市場，是近幾十年來最糟的。

在許多其他領域如人文、科學，包括數學、歷史等學科畢業的學生，稍有起色，但如與慘淡的一九九三年來比，也差不到那裡。

攻讀博士學位，耗時八年，有些人已負債累累；畢業後，經長期謀職結果，許多人不是找不到工作，就是找到的工作，對其本人是大材小用。在就業資訊方面，大多數人都參照八〇年代後期的一份報告，訂定自己的努力方向；該報告預測，九〇年代中期，大學院校會有教職出缺，不料，如今事實並非如此。

二、下述事實可看出就業的實際困難

1. 現代語言協會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 自一九七五年該協會建立「擁有英文及現代語言學博士學位」從事學術性工作的資料以來，一九九三至九四學年，可說是降至最低點，也是連續第五年減少。然各院校所授予這類博士學位，自八〇年代後期起，卻持續增加。

2. 美國哲學協會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表示：全美哲學所博士畢業生人數遠多過就業機會，兩者的比例是二：一。以麻州大學安城校區 (UMass-Amherst) 哲學所今年博士畢業生為例，每五位中僅有一位找到全職固定的大學教職，二位考慮從事非學術性工作。哈佛大學情況與此相似，該校哲學所代所長衛仁·高方博 (Warren Goldfarb) 說：「自一九七〇年代後期以來，今年是最艱困的一年，我們諷稱之為學術界大蕭條 (Academic Depression)。」

3. 美國數學學會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表示，一九九三年畢業的新科數學博士，其失業率是百分之八·九，達到十五年來的最高點。該學會人士說，以麻州大學安城校區為樣本，看全美情況，一九九四年將好不到那裡，約四分之一的數學博士畢業生將會找不到工作。

4. 一九九三年畢業的化學博士，情況更糟，失業率從一九九二年的百分之四增至百分之十七。美國化學學會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研究員瓊恩·白瑞里 (Joan Burrelli) 認為，如果今年情況會改善，也只是有一點點而已。

5. 波士頓學院歷史系，今年博士班畢業生，僅半數找到臨時性工作。系主任詹姆斯·柯榮寧 (James Cronin) 說：「這是幾近該系有史以來最糟的。」全美最新統計資料顯示，一九九二年博士畢業生人數已多過就業機會，而這還不包括以往歷年畢業生迄今尚未找到工作的博士人數。

6. 麻州大學安城校區數學系研究部主任埃度阿鐸·卡泰尼 (Eduardo Cattani) 教授表示，該系五十一位教職，已減少了四位，並計畫在未來兩年，如遇到教員辭職或退休不再補缺，並擬再減少五位教職人員；而增聘固定職位方面，迄未獲准一個。

三·專攻俄羅斯史的羅埃·羅柏森 (Roy Robson) 博士，自波士頓學院畢業兩年來，應徵過十八個大學教職和行政職員工作，地點遍及香港到阿拉斯加、佛羅里達到新英格蘭；他發現，每一個工作機會，都有好幾百人應徵。至今，他僅接獲五次面談機會，但迄今仍未找到工作。他說：「全美出了五個教俄羅斯史的職缺，所開出的應徵條件，均要求須已畢業四年以上。」他本人擁有絕佳的年輕學者條件，也曾發表過四篇研究報告，即將出版一本專著、教學成績優良。他感慨地說：「即使你具備了全部必需條件，別人也認為你很稱職，但偏偏就是沒有足夠的工作機會。」

兩年來，羅柏森有幸獲母校波士頓學院特別協助，留校擔任講師，這和其他許多財力雄厚學府爲其尚未找到工作的畢業生所作安排一樣。然而，講師兩年期已於上月底屆滿，目前他住在西羅斯百瑞區（West Roxbury），正盤算能領到多少失業保險補助金；他懷疑，以他身負一萬五千美元左右的債務，如何和從事音樂工作的妻子過日子。羅柏森表示：「我考慮放棄以前所學的，已和電腦公司、電腦叢書出版社接觸，申請行政管理工作；但我仍不願放棄學術性工作，因爲那畢竟是我的志趣所在。」

四．儘管就業機會普遍缺乏，但並非每一學術領域都如此。一般說來，所學如與工業界有關，像經濟、工程，仍大有可爲。再者，各個較小學術領域間的就業機會亦有差別，譬如主修美國史的，要比主修俄羅斯史的要好找工作得多。

五．另外，應用學術領域方面，情況又不同。像化學博士畢業生，其主要就業市場在工業界；但因經濟復甦緩慢，致工作機會亦極有限。至於大多數有意進大學任教的博士畢業生，他們所遭遇的困難，是因納稅人不滿州立大學而緊縮經費影響教職編制；私立院校，爲降低成本，抑制學費上升，亦在減少教職人數。

六．過去三年，各院校因緊縮政策，教職減少，但博士班人數，卻未見隨之減少。如與八〇年代後期經濟繁榮相比，博士畢業生，不僅沒少，反而增加。倘目前情勢不能很快獲得改善，有些教授預言，這些九〇年代的學者，將會和七〇年代後期被大學學術界摒拒門外的許多博士畢業生一樣，淪爲另一群「失落的」一代（Lost Generation）。

七．又如瑪麗·羅格理瑞（Marie Roglieri），她於本年六月才從哈佛大學畢業，獲得義大利文學博士學位。今年初，她找到一個學以致用的大學教職，正慶幸自己屬於少數幸運兒之一，不料卻爲不想與先生分住兩地，願搭長途車通勤上下班而告訴上司；校方擔心，如此一來，她可能每天在校時間不多，致使她的這個工作又告落空。現在，她正申請高中預備

學校教職，但已被學校通知指她的學歷太高。她說：「學校很可能寧願用個大學英文系畢業生，也不願採用有拉丁語言博士學位的人；我學的太專了，已不適合從事一般工作。」

八．在學術界裡，最容易找的事是臨時性或暫時性的教職工作，這類工作較富有彈性，學校用低成本的方式來經營。這種方式，固可減少社會的大量失業率，但終非長久之計；除此，新科博士更憂慮的是，具有此類工作經歷，對日後尋找長期固定教職，反會使他們對於將來的固定職業感到沒有興趣。

九．大學系所主任們，看到學術界就業機會如此銳減，也和學生一樣，深感驚訝。他們的反應是設法協助學生強化從事學術性工作應具有的條件，如鼓勵學生多發表研究報告、出版專業著作、參與專業性服務、多擔任各種教學工作，並教他們如何準備就業面談。

十．現代語言協會打算在今年秋天要求各院校重新評估各校研究所的入學計畫。科技專業委員會（Commission on Professional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將在今年夏天召開全美大會，大會研討主題鎖定為「博士畢業生人數與就業機會間的差距」。

十一．鑒於有意攻讀博士學位的人數日多——如今年哈佛大學哲學所博士班，就有二百人申請，爭取十個名額，預期今後全美大學學齡人口激增，故絕大多數研究所都無意減少入學人數，也不想對研究所培育學術人才為傳統的教育內容作大幅調整。

十二．雖然就業困難，仍有許多博士畢業生表示喜愛自己的研究領域，如有機會重新再進研究所就讀，也願攻讀原來的學科；但羅格理瑞則認為，真希望她當年的大學老師，能鼓勵同學在攻讀義大利文學位的同時，也能接受其他的專業訓練。她說：「如果當時我也在教育學院修課，或兼修個企管碩士，或利用暑假到工商界打工，學點自我推銷術，該有多好；我想，在規畫未來就業方向上，我們是受錯誤資訊誤導了。」